城记

拉萨星空下：

偷得浮生半日闲

□ 代 玲

天下没有远方，

有爱就是故乡

拉萨一年四季最多的就是蓝天白云。追逐着阳光的印记，空出一个色彩斑斓的黄昏，我前往位于拉萨河畔的西藏文化产业创意园区内。沿着慈觉林风情街拾阶而上，在春风的微醺下偷得浮生半日游。越往高处走，与剧场隔河相望的布达拉宫就越发巍峨宏伟，仿佛天地间偌大的拉萨城里就只剩下了布达拉宫。

慈觉林风情街的风情不仅来源于可以与布达拉宫来一场遗世独立的对话，更在于它充满了藏式风情。台阶两旁白塔林立，白塔后是一栋栋廊檐屋角都流淌着藏式元素的院落。

信步走进位于风情街上的天堂时光旅行书店，书香、茶香、咖啡香，香香扑鼻。轻柔有灵性的音乐也在书店里弥漫开来。捧起一本自己中意的书籍就着一杯咖啡慢慢品味，舒适感立即爬满全身。忘我地阅读之后，还可以到街上新开的藏餐馆品尝藏式餐饮的美味，或是到书店斜对面的“9号茶淼”，伴着浓郁的茶香吃上清淡可口的家常小菜。

“9号茶淼”的老板是一位温婉可人的美女，只要告诉她您理想的价位，她总能妙手生花般地为您配出几道舒适的美味，得以大快朵颐，就像店里非同一般的茶艺一样。选一个靠窗的茶台，与布达拉宫临窗对望，在氤氲的茶水中追忆似水的流年，畅想遥远的未来，天地间也仿佛静止了一般。

满足了味蕾的需求，便可以趁着夜幕的降临来到位于剧场3号停车场的世界海拔最高的汽车电影院，来一场电影之旅。当然，除了选择看汽车电影，还可以选择看《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把遥远的吟唱化成悠扬的旋律，循着那清越婉转的动人妙音，“文成公主”穿越千年在拉萨河畔慈觉林的浩瀚星空下等您。那一刻，我相信了所谓的伊人，真的在水一方。

旅行的意义，在于遥远的他乡总有一个或凄美、或震撼的故事打动您，总有一段风景在不经意间让您念念不忘。这里是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旅游杂志、书籍、微信公众账号上标注的一生一定要抵达的地方。在拉萨，我想除了八廓街的玛吉阿米，文成公主的故事也能走进您的内心。

“世上千条河流，千条东去，只有公主一人，出嫁西往。”碧玉之年的公主背井离乡，只身前往西域，开启一生未知的生活，一个弱女子的身体里该蕴含着多大的能量才能坦然而行？

曾有一位来自深圳的援藏干部讲过，每每援藏项目进度不够，大家有畏难情绪的时候，他就拉着大家到拉萨看场《文成公主》藏文化大型史诗剧，一个小姑娘背井离乡走了这么久才到西藏，大老爷们儿还不能克服困难吗？很多导游在讲解的时候也戏说文成公主是第一位援藏干部。

在西藏的几年里，我对文成公主的了解总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停留在导游的戏说和援藏朋友的玩笑中。我真正走近文成公主却是在《文成公主》第四个演出季的开始。

“天下没有远方，有爱就是故乡。”华美的服装、激昂的舞蹈、悦耳的音乐，你来与不来，《文成公主》总是在拉萨河畔的剧场里，像河水奔流一样成为时光的注脚。在它的周围，一栋又一栋的藏式院落拔地而起，迎来不同的主人，成为由客栈、书吧、藏餐馆、茶艺馆构成的慈觉林风情街，它们和《文成公主》史诗剧一样打上西藏特有的烙印，是我们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美妙佐料。

在拉萨这个离天很近的地方，璀璨星空下，坐在大地的温柔怀抱中，与布达拉宫深切地凝望，哪怕弱水三千，我也只想取这一瓢饮。能和心爱的人或者想着心爱的人，在雪域最神圣的宫殿布达拉宫的注目下，在春风沉醉的夜晚与浩瀚的星空相依，念着那个刚刚在剧场里结束的《文成公主》的动人故事，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

古园游

□ 王太生

至今，我只记下了在古园

子里度过的曼妙时光

早几年，沪上某报资深编辑S先生打电话过来，说要到江北来，让我带他到几个地方转转。我说，看古园林吧。

我说的古园林，是指清代两淮盐运使乔松年在江北的旧园子。那时园子尚未对外开放，许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S先生转悠半天，对我说，这个园子很好，跟苏州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古园子就在老城一隅。我除了陪过S先生，还和一群网友去过古园子。前几年，我供职单位网站，搞线下活动，就策划了一次春日游。

在古园子里，春日光影融融，那些植物树木，因水分充足，都在使劲生长。有人提议，以后我们每个月聚一次，每个人带一样菜，下午在古园子喝酒。

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园子是公家的，当时又未正式对外开放，我们在园子里转悠半天，最后呈鸟兽散。

那次活动，有几个摄影高手把园子拍得风生水起，栩栩生动，还把我在园子里闲逛的照片贴到网上，有一张颇有几分神韵。

那是一张我站在园子里的假山上，抬头看屋宇飞檐时的表情，头顶上光影沉静。其实，当时我因为要招呼人，忙得额上流汗了，由于光线透过树的缝隙照在脸上，我有一只眼还眯缝着，眼角皱纹堆起了几尾，我站在树下，抬头看屋檐，心境岑静，表情十分自然。坦率地说，我不是一个上照的人，面对镜头就不自然，那张照片是在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抓拍的，记录下我在园子里的曼妙时光。

我在进园子大门时的神态也被人抓拍了。园子的门槛很高，有接近膝盖的高度。过去大户人家的大门不是那么随便好进的，门槛高，台阶也高，得有身份和地位。但我在跨门槛时，一条腿抬起，一只脚落下的撒欢神态，却有些慌不择路。

至今，我不记花，不记草，不记假山水池，花影老房子，只记下我在园子里的曼妙时光。

我在园子里见过一个著名作家，那个作家是邻县的人，回老家路过小城，住在过去房子主人的厅堂里，那时我还是一个文学少年，和几个比我年长的文学青年去拜访他，听他声音洪亮地谈文学。他爽朗的笑声，弄得园子里的细杆绿竹哗哗作响。

我在园子里还看到一位回乡的戏剧大师睡过的床，就在小姐的绣楼下，一个转角的小厢房内。房子是窄窄的，床是窄窄的，床上还放了一条绿缎锦被，都过去多少年了，不知道还是不是大师盖过的那一条？没想到，一个非常著名的戏剧大师，当年的住宿条件，就这么简单。

我在园子里还拜访过那时的市长。那时，我20多岁，有事找他，市长刚从外地调来，临时住在园子里的一间客房里，一个人正拿着梳子梳头。我晚上去找市长，他是个胖子，人很客气，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找市长时，觉得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好沟通的人，愿意听别人说话。

旧园子，有的人来过，又走了。园子是时光的容器，它盛过从前的风，也装过从前的雨，满满一园子的阳光和风雨，古城的地气、痕迹还在那儿。

一个园子里的曼妙时光，是一个人与一个园子，像一条鱼，不经意间，游进古人的房子，又游出。

果真如S先生所言，这个古园子一点也不比苏州园林差，只是当时它太低调了。

旅途 JOURNEY

假如再有一个小孩

五味生活记

□ 李予阳

有了第二个孩子，真的能弥补在

教育第一个孩子时留下的遗憾吗？

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一些只有一个孩子的家长纷纷表态，假如再有一个孩子，我就可以怎样怎样教育他。因为现在的教育理念比过去先进多了，教育手段比过去丰富多了。而且，有了第一个孩子的经验和教训，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弯路。有了第二个孩子，就不会那么孤注一掷，强求孩子必须上名校，必须从事金融证券等“金光闪闪”的职业，必须不能有一点闪失，必须取得大家认可的成功……

不管你是否选择要第二个孩子，我想讨论的是，如果再有个孩子，你会让他怎样成长？你还会像现在这样较劲、紧张、焦虑，过于关注、过于自责吗？

有人说，中国家长是迷失的一代。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看看周围的家长，几乎没有不焦虑的，几乎没有不较劲的。买学区房、上培训班、才艺兴趣多方挖潜。很多朋友一有孩子整个人就人间蒸发，忙于奔走在各种兴趣培训和亲子游玩中，要见也只能在微信朋友圈里再见朋友的光辉形象，大都是与孩子在一起欢乐地过家家的照片，似乎除此再没有别的生活。这让人一方面觉得中国人真的爱孩子，另一方面又疑心大家是不是内心太紧张，生活太单调。

一个朋友咬牙举债买了学区房，但仍是整日忧心忡忡。她问我：“怎么办？我家孩子不爱学习。”要知道，她家孩子刚两岁半！

还有一个邻居也是天天愁容满面，说她现在每天都要看着自己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写作业，而每次都是一场搏斗。儿子磨磨蹭蹭不愿意写作业，每天都要折腾到很晚，妈妈很生气，只能硬着心肠严厉训斥孩子。“我跟孩子的关系都没有他上幼儿园时好了。”这位妈妈不无忧虑地说。

我问自己，如果有第二个孩子，会怎么办？

想了又想，觉得依然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世界不完美，我们更不完美。不存在完美的教育，总会有失误、有教训。教育不像写文章、画画，可以不断修改、臻于完美。人的成长只有一次，而且是活生生的经历、体验。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别人的经验很难照搬。成长跟爱情一样，是个谜。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只有自己经历才会明白，总会有失误、有教训，也有庆幸、有美好。

如果再有个孩子，也许我会让他更多锻炼身体，学学篮球等对抗性的群体体育项目，让他更强壮有力。也许会让他更多接触科技、经济之类理性的东西，了解真实世界的运行，以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也许让他下功夫从小练好毛笔字，多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为此自豪，自信地去面对世界、面对未来。

作为家长，也许我会更多地跟他一起享受大自然，享受身边质朴生活的美好。鼓励他去关心世界，关心别人，关心一朵花，关心一个贫困山村的小孩……

也许我会为做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去写作、画画、摄影、旅行，让他看到一个更好的、有充实的人生目标、有多种爱好、充满魅力的母亲？

也许我会更多关注二人世界，跟老公一起继续发展漫长的感情，探索爱情的美好；与父母、朋友多多相聚，获得大家在一起才会有的快乐。让孩子明白，他很重要，但享受生命的其他部分也很重要……

我不知道，究竟要怎样与他一起成长。但我不会把他的照片挂得满屋满墙，不会逼他去学钢琴，不会不进所谓最好的学校就不罢休。

我依然会送他去进行必要的学业培训，而且需要给他定规则。礼貌，尊重别人，不打扰、强制别人，保持平衡与愉快。重视生活中的那些实用的技能，乐于干活儿。有好奇心，有激情，有同情心，会爱……

但是，这些有哪些是天生的，哪些需要后天特别给予关注、引导和强调？有人说：“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需要真正的自我成长。”这话很有道理。但是，作为家长，我们总有责任吧！

我依然不知道怎么办。但我想，如果有了第二个小孩，我不会那么较劲，会更正常一些。也许，会当一个“过得去的妈妈”，正常生活就好。该上班上班，该聚会聚会，该打扮打扮，该发愁发愁。总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为种地申遗

□ 李 晓

这些还在故乡种地的人，是神

话中的愚公么？

先说一件事儿。

去年春天，我妈执意要回老家村里去看看。于是我陪我妈回去了一趟，她见田园荒芜杂草疯长，果断地卷起裤腿下田去拔杂草，我突然听见妈“哎哟”一声，是田里的碎玻璃把我妈的脚划出了血。我妈痛苦地蹲下身，哭着嗓音道：“到底还有没有人种地啊？”空旷的村庄，没有人来回答我妈的问题。

在今天的一些村庄，以种地为生的农民，越来越少了。

就在前不久，乡下的罗老大急匆匆赶来城里，放下肩头扁担，喘着气对我数落：“你得回去看看，村庄里还在种庄稼的人，都不到100个了。”老大支吾着说，你搞的那个啥抢救遗产，可以把种地这门手艺抢救一下么？我知道，罗老大指的是去年，我和几个去乡下采风的人，搞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申报。我明确告诉罗老大，种地不算非物质性文化遗产。老大当场跟我拍了桌子，那还不算啊，村里种地的人，都是50岁以上的，现在的年轻人，还会种地的差不多都绝迹了。老大还打了一个比喻，他们那些种地的人，要成为消失的恐龙了。

罗老大又说起一件事，前不久他和儿子差点干起来了，老大指着扁担说，我那天就准备用这扁担劈他哟，实在是气呀。原来，今年春节期间，老大要在外面打工的儿子回来跟他一起种庄稼。老大说，村里满山满岭的土地荒芜着，他都急啊，到处喊人回来种粮食，种蔬菜。有天，罗老大在山梁上一锄头挖下去，土地都板结了，他呜呜呜地哭了。可儿子却跟他算起一年的收入账，他在外面建筑工地上打工，一年少说也有好几万元，在家种地，风里来雨里去，哪赶得上在外打工。

我和城里朋友老卢驱车再回故乡村庄去看一看。小车在崎岖而杂草丛生的山路上前行。老卢叹息了一声，兄弟，好像我们是去考古啊。村庄山梁上，一个老人的身影在颤颤悠悠晃动，一细看，原来他担着一担粪。我们走过去，认出他来，是村里的谭叔，他已70多岁了。母亲离开村庄那一年，就是谭叔担着我家旧棉絮老家具来城里的。谭叔须发皆白，他告诉我，3个孩子都在城里买房居住了，他和我婶坚决不到城里去，还在家种地。谭叔喜滋滋地说，他种的粮种的菜，哪吃得完啊，就送到城里几个孩子家。谭叔还说，他种的菜，就用草木灰，用大粪，养的猪，也是一瓢一瓢用苞谷红薯蔬菜喂大的。老卢接嘴说道，这可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呢。

中午，我和老卢就在谭叔家吃了用柴火炖的腊猪脚，那肉好香，吃得黏嘴。让老卢动情的是，他一个人坐在山梁上，望到了屋顶上袅袅升腾的炊烟。老卢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望到真正的炊烟了。炊烟在屋顶上孤独地飘荡，寂静村庄里，有一头老牛哞哞哞地叫了几声，大概是刚反刍完了。

下午，谭叔给我们带路，去看看村里土地荒芜情况，跟几个还在种地的农人闲聊。那几个种地的人分别是：51岁的王世田，他出门打工3年又回来了，一个人种了20多亩菜，一年收入还不错，他说，在城里觉得挤压胸闷，还是一眼望去这满山满地的绿色好；54岁的张歪嘴，他有腿疾，不方便外出打工；57岁的成大贵，他以前是个补锅匠，现在那门手艺没用处了，就在家种地；65岁的“黄草药”，早年他是一个草药医生，他正在地里播菜种，摸着下巴对我说：“这个国家的人啊，还是要靠土地活。”

这些还在故乡种地的人，是神话中的愚公么？他们感动不了神仙，只感动了我和老卢。在回城路上，老卢说，好好爱惜粮食啊，他们不容易。

我在城里，向这些坚守着土地的种地人致敬！

流年

茶来茶往

□ 王 晓

饮茶的意趣，在于闲；

制茶的工序，安于慢

凡事都讲缘分。参观茶叶加工厂，机会于我不止一二。似乎唯独这次，我嗅到天地精华的醇香，清新、自然，带着丝丝绿意，特别勾人。深深吸气，悠悠吐气，让这滋味在肺腑间多多兜转，我沉醉在4月仪征独特的茶香里。

借着这采茶的季节，今年我专门学着采茶大姐的招式，拣“一旗一枪”的嫩芽芽掐。问大姐采茶工钱怎么算，回我说按斤重算，一斤三十五，手快的一天能采四斤，挣百八十元钱，贴补家用可以了。我把手上采好的一捧嫩芽芽给大姐，大姐连声致谢。问她一斤新叶需要多少颗这样的芽芽，大姐说早有人发憨数过，得6万颗。也就是手指得掐6万次。一斤需要6万次，四斤需要24万次，听来震撼，对茶叶，对采茶人，多了敬重。

4月的茶园，满眼尽是忙碌的采茶人。春茶上市，一天一个价，眼下正是茶园最热闹的时候。新鲜的茶叶采摘下，送到加工厂，人工分拣混在叶芽里的粗梗、杂叶，分装到竹匾中晾吹，再上机器杀青、理条、压条、烘干、包装。虽说是机器操作，因为茶叶太娇了，很多工序需要人的配合。比如杀青，得有制茶师傅在机器口一小撮一小撮将碧绿的叶子撒进杀青的圆筒机器里。制茶的机器也是慢性子，碧绿可人的叶子在五六米长的机器里慢慢腾腾翻滚数次，再稀稀拉拉扬撒到下一道工序的传送带上。此刻，叶子的颜色绿中呈黄，鲜嫩变干卷，杀青完成。这个过程机器散发的温度很高，喂叶子的制茶师傅不能怕热，更不能性急，要的就是那份慢悠。

真正的饮茶，本身就是闲事，需要辽阔怡然的心境。如今的茶园，比较从前，技术上有很大进步，比如这片示范园，防霜扇、太阳能灭虫灯的综合应用，已大大改善茶叶的生产技术，远比农户小打小闹生产的茶叶质量有保证。但不管技术怎么进步，采茶必须手工，一斤新叶6万颗芽芽的事实无法改变，杀青等制作过程依然人工主导，机器辅助。茶是慢性的，饮茶的魅力也正在此。一壶独饮，那是自我抚慰。二人对举，也是故人故事。茶不适合一桌人喝，一桌人得酒配。超过三人饮茶，意趣就在茶之外了。

在热气扑面的制茶车间，我奔来走去。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我向制茶师傅请教每一道工序的名称和作用。我的头发、身上落满了“茶毫”——茶叶身上的细毛。制茶过程中，不仅略带苦涩的茶香让我沉醉，连这“茶毫”也让我喜爱，一切都是新的，新生、新鲜。观看叶子怎么变成茶的过程，能让我们更懂茶。

说句老实话，此前我不怎么爱绿茶。我喜欢云南普洱，喜欢祁门红茶，喜欢藏红花泡茶，也喜欢碧螺春。

父亲平生无他好，只爱茶。以前他买乡下挑担零售的低档茶解馋，某一天，喝了我带回去的仪征“绿阳春”，立马要求我以后孝敬他就用这。有一回，山东一家报社给我快递来一箱当地茶当奖品，我转手快递给父亲，不几天就接到电话，说这次的山东茶没仪征茶有味，不好喝。

新茶上市的时候，多少要购一些。那些外地的圈内好友，他们跟我的老父亲一样，钟情仪征“绿阳春”。当然他们也会给我邮寄他们当地的好茶，好东西一起分享，人与人的情谊在茶来茶往中发酵。外出旅游，同行者总奇怪，怎么到哪里，都有人请吃饭，朋友怎么那么多，还倍儿热情真诚爽气。其实要感谢“绿阳春”这个外交家，一年年积攒，蓄下行走四方的资本。平日生活忙绿，经常走动太奢侈，有茶就好，春茶上市，友情的电波总能收发彼此的讯息。

生活在出产一级棒绿茶的茶乡，从未自觉，也未自得，真是罪过。在茶园和工厂闲逛的半日，我预感到我的饮茶倾向将发生改变，似乎一瞬间理解了这个叫“绿阳春”本地茶，就像一位身边的老朋友，共处多年，视若无睹，某一天，猛然发现其秉性暗合心意。我们结伴，走中年人生，应是绝配。

四季